

# 画里的美人

江南无名氏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014033883

I247.57  
3238

# 画里的美人

江南无名氏 著  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I247.57  
3238



北航

C1721602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画里的美人/江南无名氏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4.2

ISBN 978-7-5321-5083-0

I. ①画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23859 号

责任编辑: 丁元昌

封面设计: 周志武

画里的美人

江南无名氏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00×1000 1/16 印张 22.5 插页 2 字数 268,000

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083-0/I·4004 定价: 30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36162681



北航

C1721602

“知妄为妄，即妄是真；认妄为真，虽真亦妄。”

——题记

# 目 录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一.....   | 001 |
| 二.....   | 003 |
| 三.....   | 006 |
| 四.....   | 011 |
| 五.....   | 015 |
| 六.....   | 019 |
| 七.....   | 024 |
| 八.....   | 029 |
| 九.....   | 035 |
| 十.....   | 038 |
| 十一.....  | 041 |
| 十二.....  | 048 |
| 十三.....  | 054 |
| 十四.....  | 057 |
| 十五.....  | 059 |
| 十六.....  | 061 |
| 十七.....  | 064 |
| 十八.....  | 069 |
| 十九.....  | 072 |
| 二十.....  | 076 |
| 二十一..... | 077 |
| 二十二..... | 082 |
| 二十三..... | 086 |

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二十四 ..... | 088 |
| 二十五 ..... | 093 |
| 二十六 ..... | 096 |
| 二十七 ..... | 100 |
| 二十八 ..... | 106 |
| 二十九 ..... | 109 |
| 三十 .....  | 112 |
| 三十一 ..... | 115 |
| 三十二 ..... | 118 |
| 三十三 ..... | 123 |
| 三十四 ..... | 125 |
| 三十五 ..... | 129 |
| 三十六 ..... | 133 |
| 三十七 ..... | 136 |
| 三十八 ..... | 139 |
| 三十九 ..... | 141 |
| 四十 .....  | 145 |
| 四十一 ..... | 149 |
| 四十二 ..... | 151 |
| 四十三 ..... | 156 |
| 四十四 ..... | 160 |
| 四十五 ..... | 165 |
| 四十六 ..... | 168 |
| 四十七 ..... | 173 |
| 四十八 ..... | 179 |
| 四十九 ..... | 182 |
| 五十 .....  | 187 |
| 五十一 ..... | 193 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五十二 ..... | 200 |
| 五十三 ..... | 207 |
| 五十四 ..... | 211 |
| 五十五 ..... | 213 |
| 五十六 ..... | 218 |
| 五十七 ..... | 221 |
| 五十八 ..... | 224 |
| 五十九 ..... | 227 |
| 六十 .....  | 232 |
| 六十一 ..... | 236 |
| 六十二 ..... | 237 |
| 六十三 ..... | 241 |
| 六十四 ..... | 245 |
| 六十五 ..... | 250 |
| 六十六 ..... | 255 |
| 六十七 ..... | 260 |
| 六十八 ..... | 264 |
| 六十九 ..... | 268 |
| 七十 .....  | 270 |
| 七十一 ..... | 274 |
| 七十二 ..... | 278 |
| 七十三 ..... | 284 |
| 七十四 ..... | 286 |
| 七十五 ..... | 290 |
| 七十六 ..... | 292 |
| 七十七 ..... | 300 |
| 七十八 ..... | 304 |
| 七十九 ..... | 309 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八十.....   | 310 |
| 八十一.....  | 314 |
| 八十二.....  | 318 |
| 八十三.....  | 322 |
| 八十四.....  | 327 |
| 八十五.....  | 333 |
| 八十六.....  | 336 |
| 八十七.....  | 341 |
| 八十八.....  | 344 |
| 八十九 ..... | 347 |

|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|
| 九十二..... | 三十六  |
| 九十一..... | 三十六  |
| 九十八..... | 四十六  |
| 九十九..... | 五十六  |
| 九十七..... | 六十六  |
| 九十六..... | 七十六  |
| 九十五..... | 八十六  |
| 九十四..... | 八十六  |
| 九十三..... | 九十   |
| 九十二..... | 九十   |
| 九十一..... | 九十   |
| 九十八..... | 一百一十 |
| 九十九..... | 一百一十 |
| 九十七..... | 一百一十 |
| 九十六..... | 一百一十 |
| 九十五..... | 一百一十 |
| 九十四..... | 一百一十 |
| 九十三..... | 一百一十 |
| 九十二..... | 一百一十 |
| 九十一..... | 一百一十 |



没有了长期来的单相思初恋，余观变得烦躁、抑郁。还有，他开始幻想“浪漫的爱情”。高中时，他读过一些“毒草”小说，他又把这些小说借来，挑一些细节来刺激神经。有一次，他读法国小说《红与黑》，读到年轻的家庭教师于连趁夜色握住女主人德·瑞那夫人的手时，突然想到住在斜对面的公社“革委会”（革命委员会）主任的老婆很有德·瑞那夫人的韵致，从此以后，每当主任老婆婉转悦耳的声音传来，他会感到一股清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有时还止不住唱起歌来。歌声嘹亮，半个公社大院都能听到。

主任老婆叫石美丽，没有工作。余观进出寝室都要经过她家门口。余观不是个圆活的人，分配到上河公社做文化站站长也只有一年，以前见到她只是点点头，最多问一声：“饭吃过了？”石美丽对他的态度也就一般。奇怪的是，自从把石美丽想象成德·瑞那夫人后，石美丽竟对他热情起来。没过几日，她就来敲他的门，说是临烧饭才记起吃完了米，向他借点，说他没分配来时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她也是向以前住在这间寝室里的人借的。她第一次近在咫尺和他说话，让他觉得齿颊生香。等她借了米走后，他就骂自己是个胆小鬼，天赐良机竟对她一点表示都没有，他完全可以盯她一眼，或者报以一个微笑的！他决定她来还米时拿出勇气来，像于连一样。他把一些打情骂俏的话练了好几遍。可是等她真来时，他无论如何做不出来，笨拙得像一根木头。他又后悔又恨自己。

过了些日子，公社大院会堂放映样板戏电影。他去时，电影已经开始，会堂里暗花花的。他找到一张空椅子坐下来。相邻椅子的扶手并在一起，他的一只手肘贴到了边上人的手肘上。天热，两人的手肘都是汗滋滋的，像刚从锅里捞起来的猪肘子。他不舒服，正要把手肘撤回，银幕闪来了光亮，他看清楚了边上手肘的主人的脸，——“德·瑞那夫人”！他的肘尖处，立刻有了微电感应，又迅速传遍全身，手肘软绵绵的再也抬不起来。银幕上开始放正片了。石美丽的手肘一直纹丝不动。余观让手肘贴紧了点，它还是不动。一会儿，余观的身体不满足手肘紧贴了。他穿着西式短裤，石美丽穿着深色百褶裙，他们的半截大腿都裸露在外，他的大腿

就不由自主地靠过去，贴到她的大腿上。石美丽的大腿和她的手肘一样坚定。她昂着头，似乎全身心在银幕上。一会儿，余观搁在自己大腿上的手情不自禁地滑落到两人大腿的交接处。又一会儿，他的手又完全搁到了她腿上，开始是卷曲着，慢慢地像鲜花一样绽放开来，直到整只手掌贴在她的腿上。和石美丽一样，他也是一直专注于银幕的样子，一副正人君子正襟危坐的样子。一会儿，屋顶的电灯“嚓”地亮了，他惊得心带动着身子往上一蹿，迅速收回放在石美丽腿上的手。原来电影放完了！他瞥见石美丽的脸，红扑扑，汗涔涔，云蒸霞蔚一样。他挤向门口，冲出门外，逃一样跑起来。

这天睡到床上时，余观又紧张又高兴。他想象着第二天见到石美丽的情形，想象着她惺惺作态的样子和她脸上羞涩的红晕，还想象从此她就会常常出现在他面前，常常和他谈天，和他亲近，就像于连和女主人一样。第二天，他不敢出门，怕碰到她。下午，他溜出去理发。他竟在街上碰到了她！她和她老公迎面走来，主任站下来和他打招呼，打招呼后转头对老婆说：“小余总是很老实的。”她没有回应，挺着身子从他边上走了过去，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！余观十分意外，她那样子，好像他昨天强奸了她似的！他们走后，他一直站着，脸发烧。他突然感到她并不像德·瑞那夫人！“小余总是很老实的”，主任的话还留在他的耳朵里。他想到了“伪君子”，心里说：“别人哪里会想到我余观会把手放到女人的大腿上！”

他回到公社大院时，场地上站着几个女人，正在谈天，其中有石美丽。他感觉她正在向面前的几个女人说他，也许正在说他的流氓行径，很可能这样说：“上次我在电影院看到他把手放到女人的大腿上。”他忙转身，快步走向宿舍楼背后，从一个围墙洞里钻出去。

他在田野上走着。天空高远，洁净得如一面镜子。有几缕云，轻纱似的，在擦拭着，好像在表明这面镜子为什么会万古常新。太阳笑得灿烂，似乎还能听到它清朗的声音。连天碧的水稻，远处的青山，一切容光焕发。几声鹅叫顺风传来。他的眼眶湿润起来。

他想不到一旦失去了高中时开始的那份相思，会这样想女人！这一年来，他常常做出一些可笑的事来。他有时要进城去为文化站买点东西，或为自己买点画材，到县城或到省城，就先到饭店里，要一斤黄酒，就着一碗面条吃了，然后到街上人群中闲逛，看到前面有一个有姿色的女人，就向她挤去，在她后面跟上一阵。还有更夸张的事。有一天，他的一个高中男同学来看望他，向他说起一个女同学的事，说

她高中毕业不久做了生产队妇女主任,和生产队书记轧姘头,怀孕了,用纱布把肚子绑住,不让肚子大出来,后来还是被人知道了,书记和她都被撤了职。她本打算嫁到远地方去,所幸从楼梯上摔下来掉了胎。“不过她的名声是臭了。”这位自以为爱好文学的男同学肯定地说,“她以后会更加堕落,会‘破罐子破摔’。”又神秘地,“我听说,有过床上生活的女人以后过不上那种生活会很难熬的。”坏笑几声,“这样的女人,同她接触接触倒也不错!”那女同学叫陈兰,高中时坐在余观斜前面,余观每每看到她白多过黑的大眼睛对着他。陈兰长得特别白嫩,身材有少妇般的柔美,但余观不爱她。他爱着另一位女同学。他十分讨厌陈兰的大眼睛。男同学回去后,余观立刻写了个条子,骑车到上河镇陈兰家边上的塘埂上转悠。一会儿,陈兰掇着一碗粥边吃边从自家后门出来,他叫了她一声,快步走向她,把纸条给她,然后转身就走。他约她第二天晚上到他寝室会面。第二天晚上,陈兰来了。她坐在白炽灯下,一脸激动,说:“昨天我一夜没有睡好……”余观看着她,心虚起来。他不知道约她来干什么。他说:“我现在一心奋斗,暂时不想恋爱。”陈兰立刻说:“那你约我来干什么?!”他嗫嚅着说:“我,我,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对象,是公社大院的,今天问他,他说已经有对象了……”

## 二

从那天起,余观常常到田野上去。他在田野上走着,憧憬着的美人时隐时现。有一天,他抬头时,那美人真的向他走来了。这只有《聊斋志异》里才有的事。在这穷乡僻壤,在这田野上,竟会有这般光艳照人的女子!她穿着一条白色绸质连衣裙,张着一把红阳伞,边走边张望着。他想回身走,她已走近了,他就侧身站到田埂边上,等着她通过。女子把伞举高,侧身面向他,小心翼翼地垫步移动。她的头发飘到了他的嘴边,她的脸离他的脸只半根筷子的距离,因为离得太近,反而模糊,他只觉得像一团月影。清晰的只是她头发的清香和那细细的呼吸声。他羞涩地落下目光,于是看到了她移动着的两只脚。它们踩在一双红色拖鞋上,脚趾、脚跟、脚踝白里泛红。她正要经过他时,他立身不稳,两只脚先后落到了身后的水田里。女子格格格笑起来。

余观回到公社大院，洗脚换鞋，一会儿拿着饭盒到食堂去蒸饭。转过墙角时，他竟又见到了那个女子。她在前面走着，离他七八步远。她换了打扮，粉白色短袖无领汗衫，紫罗兰百褶裙，——那嫩白的肌肤，圆融又不失柔情绰态的身姿，一头乌黑闪亮的披肩发，不是她是谁？！她走进食堂，他跟着进去。她弯腰把饭盒放到饭架上，他走到她对面，也放饭盒。他弯下身去时，她正仰起身来，两人打了个照面，两双眼睛盯在了一起。余观的胸口被重重地夯了一下：她的脸没有让他失望，还超出了他的预期！它不仅仅是美，他感觉他对它很熟悉，很符合他平时的审美。她的脸不是中国传统的标准式的美，尤其是嘴巴略显宽厚，眼睛奇大，水分多，黑亮亮中浮游着梦幻般的影子。在他眼里，她的妩媚具有天然的侵略性。她的脸上浮起一阵淡淡的晕红，看着他格格笑了几声。余观知道她在笑他刚才跌落到田里。

石美丽拿着饭盒从窗口走过，叫了一声：“夏播音！”女子应着。石美丽进来时，看了一眼余观，对女子说：“你刚才在田里干什么？”女子说：“新来乍到，看看风景。”声音悦耳婉转，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，非常好听。石美丽说：“以后有你看的。”

回寝室的路上，余观身子飘飘摇摇的，像只飞不稳的风筝。他在心里说：“这个人，我要追求的！”他“追求”的意思，是和她恋爱，让她做他的老婆。她的长相、动作、音容笑貌，都说明着她是一个纯正的姑娘。他想：“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什么‘德·瑞那夫人’，什么浪漫，都见鬼去吧，真心诚意，踏踏实实，抱得美人归！刚才要是石美丽没有叫她，我和她还会对眼更长时间呢！”快到寝室时又想：“她和石美丽说话的声音，听起来有点夸张，有点儿颤动，这夸张和颤动当然是因为我的缘故……”想到这里，他愈发心花怒放，进寝室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从抽屉里翻出那面巴掌大的圆镜子，放在桌上，照自己的脸，用小剪刀细心地修理上唇那撇淡淡的小胡子。

公社大院原是解放前的一所庙宇，有好几个大小不一的院子组成。唯一新造的房子，是中间的一幢两层水泥楼，是用来办公的，其余的房子都做干部宿舍或堆放杂物。真是天赐良机，几天后，住在余观隔壁的团委书记要结婚，领导让余观的寝室腾出来给团委书记，让余观住到新来的夏播音的院子里。那院子只三间相联的房子，他们俩各住一头，中间住着会计王财根。夏播音的房子靠南院门，余观的房子靠北院门。南院门通向厕所，北院门通向操场。余观和夏播音，进出院门，每天都有几次照面的机会，有时狭路相逢，更有相视一笑的机会。有了初恋的教训，

余观常常告诫自己：“务必谨慎从事，注意方式方法！”每次相见，夏播音似乎毫不掩饰对他的好感，和他相视而笑时，脸上那两个浅浅的酒窝，像是要把他吸了去一样，他呢，总是只露出淡淡的笑影，尽量不去正眼瞧她，目光只是一闪，好像她是一朵雾花，不能细看的，一副既对她赏心悦目，又拒她于千里之外的样子。她嫣然一笑后，总是张大眼看着他，似乎对他的神态又好奇又迷惑。有时，她微动嘴唇，想说什么，看到他垂下眼帘去，终于没有说出来。渐渐的，他们就不只是相视而笑了。他们互相打招呼。对余观来说，每一次招呼，就是一次试探，他打招呼的话、语调和手势，越来越表现出对她的吸引。再后来，他们打招呼后往往站下来说几句话。每次说话后，余观就想着下一次的话，想着如何比前一次更有新意，更深入，让他们间的距离更近。

公社干部大多是从前几年的造反派中抽上来的农民，多数人户口还在生产队，很多人白天也回家去自留地干活，只有每周一个晚上的政治学习，大家都到。难得聚在一起，大家很兴奋，个个显得精神焕发，招呼，递烟，互通趣闻，打趣逗乐。夏播音和很多人本来就熟悉，大家和她说话也不忌讳，大多数人不叫她“夏播音”，叫她的名字“夏雪花”。夏雪花一到会议室，男人们的眼里陡然放光，纷纷和她打趣，她就像一块落到蚂蚁窝里的鲞鱼。男人们的玩笑话都是“田畝浪话”，夏雪花刚调来时都是来者不拒——这也难怪，新来乍到不能得罪人——后来只要余观在场，她对过火的话就会不理，或者假装不听见。有一次，余观提前来到会议室，会议室里只有零星几个人，夏雪花坐在门口，正和这几个人说笑。她一边说着，一边向余观闪了一眼。余观坐下后，她仍和人说话。从语气上，余观总觉得她是在说给他听。这时，农科站站长从门口进来，老酒喝得浑身发红，就像身子被老酒浸透了一样，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，顺手在夏雪花的头上做了一个拍打的手势，夏雪花怫然作色，厉声说：“你不要喝多了黄尿！”刺眼的白炽灯下，血液渗透了她那张嫩白的脸，好像要向四处飞溅。农科站站长抓耳挠腮不知所措，其他人也露出惊讶的目光。余观暗乐，又觉得她像只被惹怒了的雪花西洋狗，格外可爱。

每月十日，是工资发放日。这天，余观到总务处去领工资。总务处里已经站满了领工资的人。王财根和出纳面对面坐着。王财根报到一个人的名字，报到的人就上去签字，签好了就从出纳那里拿钱。王财根是个瘦子，脸上一点肉也没有，又黑又高，眼镜搁在鼻尖上。他报到“夏雪花”，夏雪花正倒提着一只鸡从大院门口过来，看样子刚从街上回来，说：“来了来了！”王财根递过花名册，叫她签字，一边



仰脸让目光透过镜片看她，说：“还是你最想得通，不是吃鸡就是吃鸭。前几天你婆婆来叫你回家过‘七月半’，一定是你老公饿了，才叫他娘来叫的！现在国庆节又近了，吃得胖点，就可以把你老公喂足。”余观一直站在人背后，听到“婆婆”两字时，脑子轰地一响，后来王财根说了什么，已听不到。他只看到夏雪花嘴巴动了几下，她说了什么，也完全听不到，只感觉她站在离他很遥远的地方。他默默地退出门去。他相信夏雪花一直没有看到他。

回到寝室，他一直喝酒。到晚上时，他随手从书架上拿过普希金的诗体小说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，动情地朗诵起来。他越朗诵越伤心，索性放开喉咙高声地朗诵，任眼泪哗哗地流。到最悲伤的地方，他哪里是在朗诵，是在哭。他悲伤自己命运不济。

第二天，他到院子北门外打水，在门口碰到打水回来的夏雪花。夏雪花边走边神秘地笑着说：“余站长，你昨晚朗诵诗朗诵得这样投入？”

### 三

以后怎样面对夏雪花？态度突然不一样，她会怎么想？余观不敢见她，尽量回避她，尽量到田野上去，或窝在寝室里。他工作日也很自由，文化站平时没什么事，他想有更多的时间用来自己画画，曾对公社书记打招呼，说他的工作需要安静，有时需要在寝室办公，书记答应了他。进出寝室，他总是看准没有夏雪花，突然飞快地走。三天下来，除了打水那次，他一次也没有碰到过夏雪花。但是他一天比一天空虚起来。在寝室里，他没有心思画画，除了枯坐，就是从书架拿过书来，翻了这本又换那本。有一次，当他翻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时，有了一个发现，觉得夏雪花在活泼中，眉宇间常常流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黯然神情，很像少妇安娜·卡列尼娜。读着读着，他自己也渐渐成了追求安娜·卡列尼娜的贵族青年伏伦斯基。他对自己说：“你不是总盼望浪漫的爱情吗？要像伏伦斯基那么勇敢！”

他又变得充实了，又和以前一样大大方方地进出寝室。碰到夏雪花，他变得放松自然，大胆直露。她是有夫之妇，他是小伙子，他有优越感！他从外国小说里吸取养分，向男主人公学习追女人的技巧。看到某男主人公的经验之谈“俏皮和奉



顺是征服女人的两大法宝”，他欣喜，立刻用于实践。两大法宝真的有立竿见影的奇效！每次说话后和他告别着离去，夏雪花总是脸孔红红的像喝了美酒。他每次都像打了大胜仗一样得意，脑子里想着下一次的“俏皮”和“奉顺”。有一本小说的主人公说，“时间能培育爱情，也能把它的芽掐断”，他于是希望能有一个机会，和她能较长时间单独相处，实现他的爱情。

院子北门外操场边有一个小水塔，水塔边有一口圆井，一只小水泵把井水抽上水塔去，让人们在水塔边洗涤，并把水输送到食堂和厕所去。星期天，余观在寝室里听到夏雪花从门口走过，接着听到她在院门外洗刷衣服的声音。他犹豫了一会，拿起脸盆，把并不需要洗的几件衣服放进去，毅然决然地开门出去。走出院子，他发现已不是她一个人在洗了，还有两个干部家属。洗衣台的位置已经占满，他刚想转身回去，她们都抬起头看着他。他以为她们看出了他心里的鬼，脸上立刻有了蚂蚁爬的感觉，嘴巴也像被贴了封条。他心里慌乱：“像我现在这一副样子，在她面前不要说有伏伦斯基的潇洒，简直是出丑！”他再看时，发现三张女人脸充满着善意的笑，都是热情和敬重，他的神态放自然了，又有了自信。夏雪花脸孔红艳艳的，好像特别兴奋，说：“您稍等好了，我马上完了。”他举起一只手来，啪的一声打了个响指。三个女人一齐看着他，响指在她们脸上激起了喜悦。他说：“我等一会儿过来好了。”他回到寝室，很激动，那个响指是他自然做出来的，事先没有设计过，这就有伏伦斯基的风采。镜子已经挂在墙上，他把脸凑到镜前，见自己神采奕奕。他又把镜子摘下，举到额头上，照出自己的整个形象。他坚信自己是个美男子。他留意着外边的动静，突然想，他刚才说“我等一会儿来好了”，无意间是在和夏雪花相约，夏雪花要是有心，会等着他。果然，听到两位家属分别告别着离去后，“马上完了”的她还在洗。他掇起脸盆，开门，吹着口哨，潇洒地走去。

她见他过去，喜形于色，说：“你来洗了？”他调侃说：“难道只有你们女人可以洗？”她说：“你们男的洗衣服总是不干净，要么你放着，这点衣服我帮你洗一下。”他说：“不敢劳驾。”过了一会，他说：“你好像不是本地人？”她说：“我是月槛村人。”他惊讶说：“月槛村？！”

月槛村在上河公社最偏远的山区，那里的口音和这里有所不同。听上去，夏雪花不是纯粹的月槛村口音。月槛村一带山高林茂，女人以漂亮闻名，但能有夏雪花这样美的美人，还是想不到，尤其是她的身形，只有城里人才有的，一点看不出上辈是砍柴斫树的。

余观不忘“俏皮和奉顺”，说：“‘山沟里藏美女，鸡窝里头出凤凰’！”接着问：“月槛村有你这种口音？”夏雪花抬起头来，说：“我只算是小半个月槛村人。”余观说：“你怎么会嫁到月槛村？”夏雪花沉默了一下，响亮地说：“不告诉你！”余观说：“我没有去过月槛村，只知道几年前月槛村有一个少妇，捡到了一头牛，它膝盖下的毛全是白的，大家都说它是一头‘白袜子’，也就是野牛——凡是野牛，膝盖下的毛全是白的。听说这头牛身材特别高大，四肢特别粗壮，两角特别开，头颈特别长，鼻梁特别高，眼睛凸出，看起来像会随时掉下来的玉弹子，尾巴也长，上面的毛像松针一样又密又长……”夏雪花笑起来，打断说：“不愧是文化站站长，说起话来像吟诗做文章！——听起来你对牛特别熟悉。”余观说：“我小时候放过好几年牛。我听说那白袜子还很通人性，很和那女人有缘，她让它干活它就干活。她就租给生产队，让它耕山上的‘大寨田’，帮她挣工分。那‘白袜子’耕起田来总是跑一样，女人每天只要求一个劳动力的工分，生产队就总是表扬她。”夏雪花说：“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余观说：“我们蒋家村生产队有个爱牛如命的人，叫薛游虎……”夏雪花说：“你是蒋家村人？”余观说：“我是蒋家村人。那时我还小，我跟着薛游虎给生产队放牛。他不光是放牛，还耕田，一人抵两人。他得知月槛村有这样一头牛，为了让生产队的牛配到良种，就把他放的一头雌牛赶到月槛村去，央求那女人给交配。这事你知道不知道？”夏雪花似乎在想事，见问，说：“哦，知，知道……我不怎么清楚。”余观说：“反正这事我们全村人都知道。薛游虎赶去的牛总是怀不上孕，薛游虎一直不死心，每到发情期就赶去。他每趟去了回来，村里人总要和他开玩笑，说他不是去给牛交配，是自己去和那女人交配的。听说那女人很漂亮，反正你们月槛村的女人都漂亮。到了第二年，那牛终于怀上了，生出了一头‘白袜子’！你是月槛村人怎么会‘不怎么清楚’？”夏雪花说：“我们月槛村家家户户住得很分散，我只知道一点儿。”说着，她低下头去搓衣服，一会儿轻声说：“其实么，会有什么野牛。这牛原来是邻县一个生产队的，发情跑到月槛村来了。后来他们赶来了人，说牛是他们的，那女人就还给了他们，还根据他们的要求，让生产队把牛挣得的工分换成钞票还给了他们。那牛耕田确实不是一般的快，它生得像野牛，也许是野牛交配的，也许是返祖现象。”抬起头来，“那你们生产队的‘白袜子’现在怎么样了？”余观说：“它当然在。”

又有人来洗衣服了。谈了一通无关紧要的牛，余观很后悔没有珍惜和夏雪花独处的机会。

几天后的星期天，午休时间，天很闷热，余观在操场角上的树荫里画素描。一会儿，他见夏雪花提着一个冒烟的煤饼炉，到院子北门口扇火。大概是刚午睡起来，她一副雾鬓风鬟，睡眠惺忪的样子，穿一件肉色无袖运动衫，一条白底碎花短裤。余观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美白的大腿，两个眼珠不由自主地被牵引了过去。他怕她发现在看她大腿，马上又转头看往别处。他想和她打招呼，可是他想再看一眼她的大腿。然而，当他再转头去看她的大腿时，她正抬起头来，他的目光和她的目光碰到了一起。她似乎想和他打招呼，但是他的眼珠像是惯性作用，仍然溜向大腿。她的脸上出现晕红。余观偏偏不知哪来的奇思怪想，以为这晕红是一个女人爽得难受的缘故，就像针灸刺到了穴位一样。他的目光就在她的大腿上足足停留了两秒钟。两人再没有招呼。夏雪花扇旺了炉子后回寝室去。静思了片刻，余观突然觉得不对，他想到了石美丽对他的态度，想到了自己刚才的行为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，让他看来会是十分猥琐。这哪里是伏伦斯基们的风度！他将美事泡汤。

事情偏偏大大出乎他的意料，仿佛夏雪花和石美丽是不同的生物。一会儿他在院子里碰到夏雪花，夏雪花说话从来没有过的热烈，脸孔红红扑扑像在冒热气，眼睛不断地忽闪着，恨不得把脸贴上来的样子。吃晚饭时，他听到敲门声。开门一看，是夏雪花！这是她第一次来敲他门。她手里提着一只篮子，篮里放着一碗她烧的红烧猪蹄，一碗青椒炒肉片，一包牛肉干，一瓶竹叶青酒。她说：“余站长，这点菜给你吃。”同时跨进门来，把篮子放到书桌上，把菜一样样地拿出来。她最后把酒从篮里拿出来，说：“这瓶酒，本来打算送人的，后来不打算送了，一直放着，你帮我喝掉。”余观不知道她是不是在说谎，中午在看她的大腿没多久，他心神不定，就到大院外田畈边的柳荫下画素描，一会儿，他见她的自行车从飞月桥冲下来，车篮里青色的酒瓶子的反光直向他射。飞月桥是一座多孔古石拱桥，通向上街市。当时他还想：“她也买酒喝？”今天是星期天，王财根照例和老婆、女儿一起到镇上丈人家去了，余观突然来了灵感，说：“要么你也到我这里来吃。”夏雪花一笑，说：“好呀！”余观后来想，她原本是想和他一起喝酒的。

两人眉目传情，色授魂与。余观似有不醉之量。竹叶青完了，他就拿自己壶里的黄酒来喝。夏雪花早已是“三杯美酒唇边过，一树桃花脸上开”了。余观拿起桌上的烟，抽出一支来，快拿到嘴边，停住说：“你也来一支？”夏雪花竟接了。余观见她抽烟的样子，老手一样。夏雪花发现他惊异的目光，说：“我以前偷偷抽过，那是在村里，苦闷。那时候，总悄悄地和一位老太太待在一起。她是地主出身，受压，痛